



【台湾】柳残阳

3

奇陣屠龍刀

“老朽深知少侠窘境，此刻已陷进退维谷之境，不过老朽等唯少侠马首是瞻，所擒玄武宫匪徒如何处置。”

狄康略一沉吟道：“将他们带至一无人之处，使其自己苏醒。”

邓远点点首道：“好，我等就此离去。”

苍穹如洗，凉月迷蒙，繁星灿烂，万枫谷中远处不时传来一声厉啸，使此如水寂静深夜平添了恐怖气氛。

太白山庄后窜出数条身影，疾逾流星离去。

东方浮起一线鱼肚白，狄康及岷山四毒等人。深入湘西万山回抱中，放下被制玄武宫高手，内中一人忽悠悠醒来，见狄康等人欲待离去，忙高声唤道：“狄少侠！”

狄康等人闻声不禁心神大震，转面望去，只见一面生微麻，狮鼻海口，年约五旬老者挺身坐起。邓元诧道：“尊驾未中毒么？”

那人微微一笑道：“在下江秋帆。”

邓元不禁失声道：“尊驾就是琼珠岛主么？数年前风闻尊驾已归道山，谅是故布疑阵。”

江秋帆微笑道：“江湖传闻虽不可凭信，但在下偶逢机不得已托身玄武宫……”说着语音略顿，望了狄康一眼，接道：“在下目睹狄少侠，就知东方夫人已不在太白山庄……”

狄康不禁皱眉道：“江老师为何认得狄某？”

江秋帆道：“江某虽不识少侠，却得自程冷梅姑娘指示故熟知能详。”

狄康闻言不禁失色道：“程姑娘现在何处？”

“少侠不知程姑娘之师，就是玄武宫主么？”

狄康等人面色大变，只听江秋帆说下去，道：“玄武宫主察觉欧阳哲用心叵测，所以才有朝元寺之变，倘非如此恐目前玄

武宫三字江湖中尚茫无所闻，玄武宫主严命欧阳哲程冷梅赶回，程姑娘途中预知不吉，趁欧阳哲不注意时，饮食中放下一味毒药。”说着望了岷山四毒一眼，接道：“这毒药在四位身旁偷取，欧阳哲返抵玄武宫时便已毒发，神智痴呆，前事已不复记忆。”

四毒闻言不禁面面相觑，邓远愕然道：“此药邓某尚未明如何配解药，故不愿施用，但罗受者须半年后才能恢复神智，程姑娘谅必闻邓某叙及，才存下深心。”

江秋帆正色道：“不错，程姑娘恐欧阳哲所知太多向玄武宫主吐露隐秘，于狄少侠不利，故忍心出此下策。”

狄康道：“江老师可否领在下潜入玄武宫相教程姑娘出来？”

江秋帆摇首答道：“江某不知玄武宫确处。”

狄康等人闻言不禁一呆。

江秋帆笑道：“江某说的句句都是真话，少侠目前不可急于与程姑娘相见，因玄武宫主似与东方黎明旧识，日后江湖情势演变异常微妙复杂，故我难辨，一着之差即将铸成大错，至于江某与程姑娘另有联络之法，届时江某会找上少侠处如何？”

狄康知其中另有隐情，江秋帆所知亦不多，追根究底无用，略一沉吟，抱拳笑道：“多谢江老师盛情，江老师还有什么话要说？”

江秋帆道：“江某奉程姑娘密书仅仅如此。”

狄康道：“好，你我就此一别，后会有期。”遂率着岷山四毒等人疾奔而去。

江秋帆深深叹息一声，缓缓转过身去，一鹤冲天拔起，两个起落隐入苍绿翳翳中。

第二十一章 扑朔迷离辨善恶

夕阳灿烂，染红了天边，大道上现出一辆华丽套车，两匹健驹扬尘如飞驰骋着，车后随定十数骑，骑上人一色官府装束。

忽闻车中传出一声清脆轻叱道：“停住！”

车辕上蹲坐着一精神矍铄的老者，发须斑白，头戴一顶宽檐遮阳草帽，长鞭在他手中似一条活蛇般扬空抽挥，闻得车内叱声，不禁一怔，左腕紧捋，车行立时缓了下来，低首问道：“夫人有何吩咐？”

车侧窗帘一揭，探首而出一个年约四旬端丽妇人道：“此是何处？”

老者答道：“南岳已去远，现在湘西途中。”

东方夫人道：“我要下来片刻！”

驱车老者毫不迟疑，笑道：“夫人请便！”

只见车蓬一掀，东方夫人已闪身而下，车后十数骑上人亦跃下鞍来。

东方夫人凝眸仔细望了诸人一眼，只觉无一人相识，她虽少在江湖中走动，但从东方黎明口中熟知武林中知名人物形貌穿着独门卓绝武学，徐徐笑道：“诸位均易了容么？”

老化子千里独行余风云心中一惊，暗道：“行走江湖多年，从未风闻东方夫人娴于武功，看来此女不但武功卓绝，而且目光锐利。”忙道：“我等素不在江湖走动，故夫人不识，本来面目毫无伪装，夫人为何出此一问。”

东方夫人淡淡一笑道：“白大人为何不见？”

余风云答道：“白大人最后撤离太白山庄，施展金蝉脱壳之计，引开玄武宫高手……”说着略略一顿，又道：“前途不远便是一处九里铺镇集，我等在此投宿一晚，白大人不久便自会赶来九里铺。”

东方夫人微微叹息一声道：“拙夫与白大人不过一面之交，竟蒙白大人不惜冒死犯难救我及子女脱出虎口，此恩此德，何以为报。”

余风云哈哈大笑道：“武林人物，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虽死不惜，何况还有一面之交。”

东方夫人道：“但不知白大人将我等如何安置？”

余风云道：“白大人曾谓最好安置一隐秘不为人知之处，以免玄武宫匪徒侦知，由夫人自择一处亦无不可，此事应由夫人与白大人当面商定，老朽不便置喙。”

东方夫人深深打量了余风云一眼，道：“那狄大夫与九毒老魅柯凯我亲眼目击被诸位救出，如今为何不见。”

余风云不禁一怔，道：“那九毒老魅柯凯伤重昏迷，久治不愈，要他何用，已弃在万丈绝壑之下，狄大夫身无半点武功，我等逃离要紧，途中纵之使去。”

东方夫人两道柳眉一皱，轻摇螭首道：“这两人既无足轻重，诸位就不该救出太白山庄后而弃之离去。”

余风云微笑道：“夫人莫非有疑惑我等另有用心么？老朽实看不出此二人对夫人如此重要。”

东方夫人面色肃然道：“若言别人不知，还有可说，但白大人曾往沧浪山庄作客知之甚详，愚夫妇习练一宗武林绝学，九毒老魅柯凯便是伤在外子手下，但此项武功过于辣毒，愚夫妇尚未能参悟奥秘，不能轻重生死由心，自身真元损耗甚钜，故亟须觅获那册武功秘笈寻求蕴奥，那狄大夫当世神医，他若能解救柯凯回醒，亦可参悟那宗绝学神髓……。”说着露出懊丧之色，接道：“我后悔随诸位逃出太白山庄，如不惜损耗真元，拼着内腑重伤，施展绝学，玄武宫匪徒必无幸免，或可救回庄主……。”

突然一声清朗笑声传来，只见山崖上疾如鹰隼飞落一条人影，现出英气逼人的狄康，双手向东方夫人略一抱拳道：“夫人一路奔波辛苦了。”

东方夫人面色肃然道：“大德不能言谢，容后图报，方才我对白大人属下一番言语谅必为大人听得一清二楚。”

狄康点点头微笑道：“在下听见了，情势演变奇幻莫测，也难怪夫人疑心，但事实如此……”

言还未了，东方夫人已摇首道：“我疑心不无道理，康文辉老师已向我言明，身罹毒手后同威斌等人被囚在玄武宫后山，为玄武宫手下挟去见拙夫途中幸遇大人相救，如今若谓不知玄武宫真正确处，岂非自相矛盾。”

狄康哈哈朗笑道：“夫人有所不知，他们并非囚在玄武宫后山，而是玄武宫一处僻远分舵，辗转相送，不知何时到达玄武宫，在下忖料玄武宫乃诱敌之计，纵是如此，并非在下自诩，以下武学成就，尚不敢妄与玄武宫正面为敌，何况夫人女流之辈……”

东方夫人不知狄康有意相激，闻言不禁面上如罩一层严霜，凤目中逼射两道慑人寒芒。

狄康忙摇首微笑道：“在下言犹未尽，在下曾对贤梁孟言说过，身为官府中人，决不能涉入武林是非，此次出于义愤，下不为例，并非在下有意奚落夫人武功不济，夫人如凭血气之勇，将陷东方大侠于万劫不复之地。”

东方夫人仍自忿怒难息，面色激动。

狄康微叹一声道：“在下自知言语决难释除夫人胸中之疑，不如让在下见识夫人旷绝奇学，倘夫人施展那宗惊人指法伤及在下，在下当领夫人前往囚禁戚斌等人之玄武宫后山。”

东方夫人道：“白大人一言既出！”

狄康立即应道：“驷马难追！”

东方夫人缓缓走前，道：“恕我先行出手了！”右掌轻飘飘挥出一招“叶随西风”，掌中套指，神奥已极。

狄康翻掌一横，一式“封云闭月”封了出去。

那知东方夫人不待狄康封出，已自疾打快攻，展开一套奇奥掌法，变幻莫测，蕴涵武林各大门派奇招绝学，漫天掌影中挟着嘶嘶阴柔潜罡，错非狄康，不出十招之外定伤在她那掌下。

狄康以守为攻，沉着应战，施展出无名老僧传授武学心法，竟是掌指变幻无穷，看似凌厉辛辣，其实只用出三成真力。

东方夫人暗自心惊，忖道：“莫非我错疑了他不成。”喉中突吐出一声轻啸，身形微提，奇幻无比的落至狄康身后，曲指弹出一缕指风，高声喝道：“着！”

狄康早自有防，身形疾转两指点出一缕暗劲。

两股指风猛接，只见东方夫人身躯微微一颤，面色立变苍白，额上沁出点点汗珠，苦笑一声道：“我自不量力，早时拙夫言说白大人武功绝伦，已入化境，果然不虚。”

狄康满脸歉疚之色，取出一颗朱红丹药，道：“夫人想已受

反震之力致内腑负伤，请服下此丹，登车调息片刻当可平复。”

东方夫人伸手接过服下，道：“白大人意欲将我等安置何处？”

狄康道：“在下虽已觅定一幽静之处，却仍由夫人自择，但绝不可让玄武宫知悉。”

忽由道旁林中疾闪出一四旬劲装汉子，掠至狄康身前，道：“附近已发现玄武宫匪徒形迹，似追踪而来。”

狄康面色微变，道：“夫人请登车快走！”

东方夫人疾步登车，套车立时风驰电掣奔去。

山谷中不时传来一声刺耳长啸，却无玄武宫匪徒追踪赶来……。

九里铺不过是百数十户人家镇集，一条短短的街道，暮暝四合中映着稀疏昏黄灯火，显得异常荒凉。

套车一行抵达街道一家“安远”客栈，矮檐土院，陈旧简陋，里面趋出一个店小二迎着。

老化子余风云低声与店小二说了几句，店小二连连称诺，只见东方夫人率着一双子女下得车来，那一双子女约莫十一二岁，长得异常清秀，由店小二领着进入。

约莫一盏茶时分过去，土院中突响起沙沉语声道：“咱们要住店，可有洁净上房么？”

店小二快步趋出，只见三个身着布衫，肩带兵刃老者，目光炯炯立在院中，忙堆下一脸笑容，哈腰躬身道：“小店已住满啦！三位爷台请下次再来光顾，万请见谅。”

一猴脸老叟脸色一沉，喝道：“胡说，这九里铺只你一家客栈，叫我等投宿何处，店家设法腾让一间房，我等愿给双份房钱。”

店小二闻言，急得两手搔头，苦笑道：“不瞒爷台说，今晚

让现任官府包下啦，小的天大胆子也不敢张口，爷台不信，三位自己与他们商量吧！”

三老者互望了一眼，点了点头，猴脸老者低喝道：“胆小如鼠，无用的东西，我等自去说话。”说着昂然鱼贯走入，只见室内灯光如画，每间房都敞开着，只有一间虚掩着，映射出烛光。

狄康与老化子余风云两人住在头一间，正据案喝酒低声谈话，瞥见三老者从门外缓缓走过，六道森冷目光投向房内。

狄康徐徐立起，轻飘飘踱出门外，只见三老者已走至尽头，安远客栈本小，仅七间房，均为板壁分隔而成，冷冷笑道：“三位来此何意？”

声虽不大，却送入三老者耳内轰鸣如雷。

三老者面色一变，倏的转过身来，猴脸老者答道：“我等要住店也算不得什么犯法的事。”

狄康冷笑道：“分明意图不轨，还不与我束手就缚。”话落手出，五指如风已扣在猴脸老者肩骨上。

猴脸老者已生警剔之念，护身罡气立时涌布全身，无如狄康天生神力，手法奇绝，蓦感肩头一麻，不禁大惊失色。

狄康已施展分筋错骨手法，错开了三条主经，猴脸老者惨叫一出，爆出满头豆大汗珠。

其余两老者厉喝一声，双双出手，突由西边门内疾射出六道寒光，只听闷嗵声中双双翻倒在地。

虚掩的房门忽地大开，传出宏亮语声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内面踱出一五旬余身着华服气度肃凝老者，面色白皙，三绺短发，目光炯炯，不怒而威。

余风云道：“这三人意图不轨，谋刺大人，请送交当地官府从严治罪！”

身着官服老者望了猴脸老者一眼，沉声道：“这话是真的么？”

猴脸老者浑身气血逆窜，酸痛欲裂，傍着板壁颤声道：“我等虽是江湖人物，向来不打诳言，我等实因追踪一仇家迷失方向，不觉来到九里铺，此地仅一安远客栈，天色已晚，来此投宿，万求开恩。”

官服老者咳了一声，炯炯目光注视在余风云脸上，沉声道：“出京之时，一再严令不准狐假虎威，诬良为盗，你有真凭实据么？”

余风云面现惶恐之色。

官府老者又道：“既无真凭实据，权宜羁押一天。”说着转身踱回房内。

老化子押着三人暂囚客栈后院猪栏点了睡穴，并在他们身上做了几处手脚。

玄武宫高手虽不幸失手被制，却未发现东方夫人子女踪影，天色方亮狄康等人一行离了九里铺，将玄武宫三人弃置僻险无人山谷……。

七月……

长安正当燠熟盛暑，大户名园中万花似锦，游人不绝，那日下午，却下起牛毛细雨，淅沥如丝，伏龙寺后一座花园内仕女如云，见天已下雨，纷纷趋避檐下凉亭内。

园南一方碧绿水塘旁有八角飞檐凉亭，一霎那间挤满十几个人，却有二女一男异常注目，男的年仅弱冠，丰神如玉，身着一袭天青纺衫，迎风飘扬，手握泥金牙骨摺扇，目凝亭外蒙蒙雨丝，口角含笑，显得洒脱不群。

那两少女长得天姿国色，沉鱼落雁，云发罗裳，并肩依偎低声谈论园内景物。

突然，亭外一个蒙面黑衣少女匆匆走入，她那一身黑衣及蒙面纱巾却不沾一点雨珠，不知用什么身法滑溜似电闪在两女一男身旁，两道晶冷湛澈的眼芒投注丰神挺秀少年脸上。

那少年正是狄康；正回过面来方欲与二女说话，恰与蒙面少女眼神相接，心中一怔，暗感眼神稔熟，似在何处见过，但记他不起。

忽亭内响起一刺耳语声道：“孙姑娘别来无恙？”

二女正是孙玉琼、杜紫苓，孙玉琼循声望去，只见一蟹脸无须中年人，灰白短衫，塌鼻鼠眼，相偕身着粉红衫裙三旬丑妇，泛出诡秘笑容。

孙玉琼认出是紫衣教高手阴风爪翟中阳，丑罗刹胡云锦夫妇，神色微微一变，倏又恢复平静，嫣然笑道：“原来是贤梁孟。”说着又传声道：“此地耳目甚众，不便说话，贤梁孟傍晚时分至灞陵桥等我。”

翟中阳哈哈大笑道：“久未见面，姑娘府上可好，翟某还有一个约会，先行一步，明日午刻端诚趋府拜谒令尊令堂。”用手一拉胡锦云，快步出亭奔向园外。

孙玉琼低声向狄康、杜紫苓道：“我们也走吧！”

三人冒着牛毛细雨离去，蒙面少女略一迟疑，也莲步珊珊出亭遥缀狄康三人。

灞桥位于西京东郊十里，跨灞水之上，石桥卧波，长柳依依，汉唐以来，京中送客多至此作“东门之肴”折柳话别，黯然销魂，故又名销魂桥。开元遗事：

“灞陵有桥，送迎来去，至此黯然。”又乐府：

“年年折柳，灞桥伤别。”渔洋诗：

“灞桥西岸千条柳，追尽东西渡水人”

由于“灞桥折柳”的掌故，人们耳熟能详，灞桥之名，震于遐迩。

桥长约八十余丈，环七十二孔，宽约四丈，桥身全用白石砌成，远远望去，仿佛一条银龙，凌空飞跨，灞桥两端植柳万株，夹道浓荫，翠拂行人，景色优雅，两端各立有牌坊，分书“西道关陇”，“东接崤函。”

“灞桥飞雪”为关中八景之一，春季幻境较隆冬降雪实境尤更心旷神怡，降雪时节，瑞雪缤纷，天地皆白，灞桥似矫捷游龙，横悬河上，令人沉醉，但暮春三月，柳絮脱枝飞舞，随风飘浮，远望白茫茫的一片，犹如隆冬飞雪，疑幻疑真，宛若雪景，令人称绝。

灰云布空，细雨已止，风摇柳丝，翠蒙如烟，灞桥上送往迎来，车马行人络绎不绝，孙玉琼只身仁立在灞桥上凭栏眺赏景物。

蓦然身后响起阴风爪翟中阳语声道：“孙姑娘真是信人！”

孙玉琼别过面去，只见翟中阳胡云锦已立在身后，嘴角噙着诡秘地微笑。

胡云锦道：“孙姑娘两位同伴为何未来？”

孙玉琼冷冷答道：“贤梁孟知道他们是谁？他们就是云如山杜少山主姐弟，因东方黎明不慎失手在上清宫被擒，挟持囚禁于玄武宫，风闻乾坤圣手东方黎明正允与玄武宫主携手，现玄武宫主已派遣高手联络同道，大举进袭本教总坛，目前玄武宫高手频频现踪西京，我一侦明玄武宫举动，立即传讯总坛，杜氏姐弟亦探访他那义父下落，我不过虚与委蛇而已。为的探听武林群雄动态。”

翟中阳神色微变道：“姑娘所说是真，为何方才不说？”

孙玉琼面色一沉道：“方才避雨时，那蒙面黑衣少女就是玄武宫高手。”

翟中阳阴恻恻冷笑道：“姑娘你小觑了翟某，凭那贱婢武功再好，也难禁翟某阴风爪……”

语犹未落，忽闻银铃笑声道：“真的么？”

孙玉琼面色大变，忙道：“速往瀟陵，利用地形遁逃避免跟踪，快走！”说时已凌空飞起。

翟中阳、胡云锦紧随腾起如飞而去。

暮色苍茫中，一条淡烟般人影暗随翟中阳、胡云锦疾闪而杳。

一盏热茶时分过去，瀟桥上现出五条黑影，均是劲装捷服，缓步而行，只听一沙哑语声道：“奉宫主严令，倘欲侵袭紫衣教总坛，定需西京分坛，紫衣教半数高手均在长安，而且分坛主人知总坛真正所在，但多日来辛劳，尚未查明一丝线索奈何？”

另一语声又起：“小弟想不通宫主为何舍近就远，乾坤圣手东方黎明已应允与玄武宫携手合作，宫主亦承诺歼灭紫衣教，以除东方黎明心头之恨，但东方黎明熟知总坛巢穴，他为何讳莫如深。”

“贤弟有所不知，乾坤圣手虽知紫衣总坛巢穴，但那是多年前之事，未必紫衣总坛还在原处，万一孤军深入，全军覆没，东方黎明不但不愿担当如此重责，而且避免宫主疑其用心叵测，是以力持慎重。”

忽闻随风传来一轻朗笑声道：“诸位欲知西京紫衣分坛么？在下已查明一丝端倪，倘蒙不弃，当据实见告。”

玄武宫高手闻声不禁心神大震，转面望去，只见一青衫少年立在三丈开外，他们均是目力逾于常人，视昏夜无异白昼，那少年面目除冷漠外，举止无异于常人，丝毫察觉不出异处，一

个头大身矮，目若铜铃，浓髭绕腮老者冷笑道：“尊驾是何来历？”

少年微笑道：“在下复姓司马，单名一个泰字，与贵宫总护法有数面之雅，承蒙贵总坛护法不弃，欲引领在下投效贵宫，但在下闲云野鹤，不受羁绊，但垂爱之情，永矢不忘。”说着取出一只黄玉鱼佩，接道：“此乃贵教总护法所赠信物，五位谅不难相认。”

五玄武宫高手目光锐利，认出果是总护法随身佩带之物，那头大身矮老者点点头，道：“司马老师有何指教？”

司马泰道：“此去不远就是灞陵，今晚紫衣教西京分坛门下来此秘密聚会……”便详细描叙出阴风爪翟中阳丑罗刹胡云锦两人形貌，接道：“此二人乃紫衣教主亲信，擒获两人不难逼出紫衣总坛巢穴所在。”言毕人起，疾如流星穿入暮色苍茫中。

五玄武宫匪徒将信将疑，但多日来辛劳遍觅无着，此为一线希望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，遂向灞陵奔去。

灞陵古木森森，铜驼石马半圯于荒草蔓蔓间，此刻月黑无光，唯闻稷稷风涛中不时夹着夜枭怪鸣，宛如鬼哭，凭添了阴森恐怖，令人毛发耸立。

翟中阳、胡云锦两人飞落在一条长长墓道上，突发觉孙玉琼形踪已杳，翟中阳不禁心神一震，唤道：“孙姑娘！”

忽闻一具翁仲之后传来孙玉琼语声道：“嘘声！我等须潜隐一时，判明并无玄武宫匪徒潜迹附近时才好说话。”

胡云锦鼻中暗哼一声，忖道：“这小妮子如敢故弄玄虚，老娘非将你剥皮抽筋……”

蓦地——

十丈开外一具石兽身上突生出绿色磷火，宛如萤光闪烁，翟中阳暗道不好，身如脱弦之弩扑向那具石兽，但等身形一近，磷

火顿熄，忽闻一声阴恻恻冷笑入耳，五条黑影疾逾飞鸟般落在石兽之侧。

胡云锦随翟中阳接踪掠至，目睹五人不禁冷笑道：“五位何人？”

头大身矮老者两道慑人心魄冷电眼神，注视了翟中阳、胡云锦一眼，沉声道：“两位谅是紫衣翟中阳、胡云锦老师么？”

翟中阳心头一震，答道：“不错，五位来历可否赐告。”

头大身矮老者冷笑一声道：“我等均奉有玄武宫主严命持函求见贵教主，只是我等不明贵教总坛确处，有烦两位领路一往。”

翟中阳哈哈大笑道：“敝教与贵宫势若水火，积不相容，贵教主亲笔信函交与翟某就是，不劳五位跋涉。”

头大身矮老者厉喝道：“两位尚妄念能安然脱身么？”说着右掌一翻，迅如电光石火拍向翟中阳。

翟中阳大怒，五指抓出，带起一片澈骨奇寒阴风，身形奇快已转至头大身矮老者身后。

胡云锦亦发动攻势，抽出一柄七孔剑，青虹乍吐，挥舞之间，孔中逼出尖锐刺耳哨音，射出毒烟。

五玄武宫高手各施展绝艺，招式手辣狠毒，招招均是制人于死毒招。

突闻头大身矮老者厉喝道：“速摒住呼吸！”

那知这微一怔神间，翟中阳五只鬼爪呼的一把抓破头大身矮老者左臂，显出五条血痕，翟中阳忽感丹田穴微微一麻，恰巧头大身矮老者怒哼一声，右掌一式“天雷怒吼”迅疾无伦击在翟中阳肩头，登时肩骨粉碎，只听翟中阳怪叫一声，身形被震飞出两丈开外。

另一玄武宫高手使展一柄链子锤，似夭矫神龙般猛袭胡云

锦，辣毒凌厉，链子锤乃软兵刃，对方无法捕捉攻向部位，又是以三敌一，错非胡云锦武功高强，必落败无疑。

胡云锦闻得其夫翟中阳一声怪叫，知今晚必是强存弱亡，必无幸免之理，暗中银牙一咬，决逞险取胜，七孔剑一连疾攻九剑，逼开另两人兵刃，左手迅如电光石火抓住链子锤，高喝道：“撒手！”但突感丹田气穴上一麻。

“未必！”那玄武宫高手暗运内力贯输锤身。

只听一声炸音，锤身炸得粉碎，丑罗刹胡云锦左掌齐腕炸裂，血涌如注，惨嗥一声，身形摇摇欲坠。

正在危机一发之际，墓道远处如飞掠来十数黑影，传来高声道：“翟大嫂休慌，我等赶来相助。”

语声未落，十数条黑影如电闪掠至，纷纷扑攻玄武宫高手，喝叱如雷，刃光纵横，掌声呼啸。

翟中阳胡云锦脱去丧身之祸，相聚在一具石人之后，各服下本门灵丹止血疼痛。

胡云锦怨毒无比低声骂道：“显然孙玉琼这贱婢吃里扒外，我怎受得住这口恶气，日后遇上，必凌辱万般难消此恨！”

忽传来孙玉琼冷笑道：“狗咬吕洞宾，如非我传导西京分坛，两位难逃丧身之祸，玄武宫来的决不止五人，两位何不觅地藏身，静观形势再定去留。”

翟中阳急拉胡云锦身藏入长草丛中，传声道：“贱内错怪孙姑娘，老朽赔个不是。”

孙玉琼传声道：“方才我等在灞桥之上闻得语声，便知我等已被追踪，故奔来灞陵，本意藉灞陵地形幽森，易于避开追踪，但一至灞陵，即警觉不对，殊不知玄武宫定在今晚在灞陵聚会，遍布暗桩，利用磷火传讯，……”语声略顿，微叹一声道：“错就错在翟老师不该自承身份，两位久不在江湖行走，玄武宫匪

徒那有相识之理，定是东方黎明吐露本教蕴秘，故而试唤两位，证实是否……”

突然语声戛然止住，翟中阳胡云锦两人一怔，情知有异，偷眼外观，双方激战猛烈，不知何时又涌来甚众玄武宫匪徒，陵墓中嘯声频频不断，随着夜风播散开去，使人战栗。

只听孙玉琼传来一声叹息道：“两位都是本教武功卓绝高手，堪与武林各大门派宗师相颉颃，显然玄武宫意图大举侵袭本教总坛，遣出的均是门下时之选，西京分坛恐凶多吉少，倘两位分坛主幸免逃出，玄武宫应无法知本教总坛。”

他们彼此传声对话之际，墓道外森森古林中现出蒙面黑衣少女，缓缓向翟中阳胡云锦两人藏身之处蹑进。

蒙面少女忽闻蚊语传声道：“芙姐，不可前进，免小弟功败垂成，芙姐向南走七步，折东九步自可与小弟相见。”

少女正是杨玉芙，闻声大喜，依言走去，似见狄康立在一株巨柏之下，伸手揭下纱巾，嫣然笑道：“康弟，方才亭中避雨，愚姐碍于玄武宫紫衣教耳目甚众，不敢贸然相见。”

狄康微笑道：“如非芙姐身裁稔熟，小弟不敢传声相唤，芙姐别来可好。”

杨玉芙芳心甜甜地，快慰异常，暗道：“看来他还记得我。”含情脉脉，笑靥如花，道：“令尊命我带话转知康弟急流涌退，是非江湖不是涉身之处。”

狄康点点头道：“这个小弟知道，但此刻已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”

杨玉芙嫣然笑道：“这个我也深知，翟中阳胡云锦两人已着我飞针暗算，现在应如何区处？”

狄康恍然大悟道：“我道他们为何败得如此之快，原来中了芙姐飞针，目前小弟用以毒攻毒之法，使玄武宫紫衣教两败俱